



■青春岁月

记忆中的皮影戏

□林丹文/图

我所居住的城中村附近，开业了一个“新天地”广场。广场后面是两栋三十多层的高楼，像两支筷子插在郊区的饭碗中，许多听都没听过的国际大品牌入驻其中。为聚集人气，数千平方米的广场上，营销人员组织了每晚一场的皮影戏。

我是被那“咿咿呀呀”的唱腔吸引过去的。那时，天色已渐渐昏暗，我下了班骑着电动车匆匆向家赶，十字路口等红灯停了一会儿，那熟悉的腔调被风送来，像风中吹来一阵花香一样。绿灯亮了，我却却不自觉地将车头偏转，骑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。

广场上早已聚满了人，多是六七十岁的爹爹婆婆们，他们大多带着小方凳一动不动地坐着，专注得像认真听讲的小学生一样。两眼映照着灯光的火花，眼皮都不眨一下，沟壑重重的脸上挤满了笑容。人群的外围站着许多年轻人，还有几个家长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大人小孩都看得目不转睛，仿佛一根长柱子钉在那里。

演出早就开始了，我不知道演的是什么戏，只看到两个彩色的人像在幕布上飞来飞去，一个手中拿着大刀，一个手中舞着长枪，他们身上不时明显地看到操纵他们的长棍影子。随着长棍的操控，两位好汉“活”了过来，他们的身影在幕布上忽左忽右、忽上忽下，似乎身后带着幻影，这倒极有如今武打大片的视觉特效。幕布后面，艺人们扯着沙哑的嗓子为两位好汉配音，还有二胡唢呐锣鼓等乐器做背景音乐。最前面观看的老人们有人大声叫“好”，后面的年轻人也大都开始鼓掌。广场上此时除了皮影戏的演出声，再听不到其它声音，只有一轮月亮挂在树梢，还有几颗

星星探头眨着眼睛观看。

忽然记起了另一幅画面：一个十岁的小男孩，坐在围墙顶上，围墙顶上坐满了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小男孩。他们的目光穿过厚厚的人墙，不远处，亮着一平方米大小的白色幕布，那光源只是一盏很亮的白炽灯光。幕布后面，一个老人握紧双拳举着，每个指缝里夹着两三根细长的竹钎，竹钎的另一头挑着一幅彩色的人像。老人“咿咿呀呀”地唱着，手指微动，白布上的彩色人影就说话，就争吵，就打斗，就拥抱，就哭泣……演到精彩的地方，那些小男孩就忍不住挥臂拍手，这时肯定就有没坐稳的孩子从一人多高的墙头摔下来，顾不上喊疼，就又踩着墙脚搭台的几块红砖，伸手让上面的同伴一拉，回到了自己的“雅座”。那些小男孩，其中一个就是我啊！

后来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。这城市也蔓延得越来越快，再也看不到那能让我们坐着观赏的围墙。很多年后，我只在液晶电视里见过皮影戏表演，虽然精彩，但远没了儿时的快乐。

那些手艺精巧的艺人，曾经那样用竹钎操控着我们的快乐。后来我们长大了，我发现，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被命运的手操控。打开手机里的相册，哪一张面孔才是真实的自己？哪一句话才是自己真实的想法？哪一步路才是自己真实的愿望？

又一阵掌声响起，一个故事落幕了，新的故事即将开始。我不知不觉想：人生这场皮影戏，到底如何才能演得最精彩？如何才能演得不辜负这弹指一瞬的人生呢？

月亮已经很高了，静静地，一言不发，似乎，也在思考着什么。

■家庭相册

爱在黎明破晓前

□陈真文/图

大学英语课上，老师在教授中英文互译的异同时，举了一部电影的名字为例，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。电影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这个片名，却在我的心里荡起阵阵的涟漪，它让我想起了母亲，在每一个“黎明破晓前”的辛劳背后，藏着的对家人无尽的爱。

我读村小的日子里，故乡因大量种植韭菜而闻名，母亲也在土地上用竹竿、绳子和塑料纸扎起阳光棚，在里面种上几畦韭菜。每到韭菜收获的季节，因为需要赶早市，母亲经常老早地从被窝里爬起来，拿着手电筒到大棚里割韭菜。

那个时候，大棚里的雾气还没有散去，母亲借着微弱的灯光，用手握住小巧的镰刀把韭菜齐刷刷地收割好、捆好。割韭菜是一项磨人的农活儿，不能站着，但也不能随地坐下，人要一直半蹲在地面上。我通常蹲不到半个小时，两腿就酸痛难耐。在母亲看来，我的两只手是用来写字，将来考大学的，所以她不让我割韭菜，怕伤着我的手。我在劳动现场只做韭菜的“搬运工”，

将捆好的韭菜抱到指定地点。

后来，我升到初中，学校离家的路程较近，母亲担心我吃不惯学校的伙食，就在每天黎明前起床为我做饭。小米粥、炖鸡蛋、炒时蔬，最为朴素的农家饭菜，无不凝聚着母亲对我的疼爱。当我开始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又钻进被窝里继续她的“回笼觉”，大多数情况下她是睡不牢稳的，因为不大会儿她要再次起床为父亲和弟弟做早饭，忙家务……

那一年冬天，漫天飞舞着雪花，被窝儿早已没了热乎气儿，我依旧蜷缩在里面候着母亲做早饭，饭即将做好时，我还没有从床上爬起来。母亲生气了，对着我大发雷霆，斥责我不该像温室里养的植物，如此惧寒怕冷。我委屈极了，沮丧地背着书包空腹去上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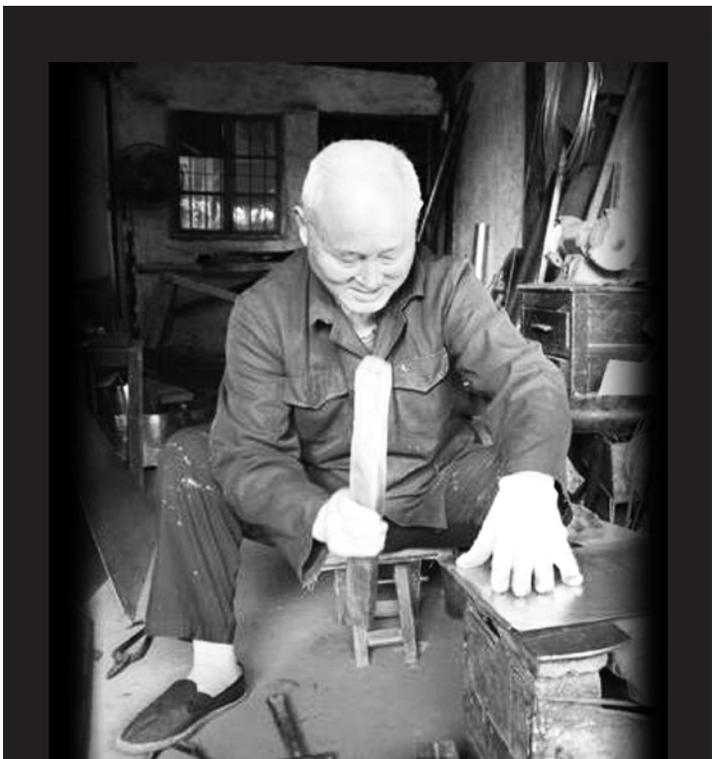
早自习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班主任让我出去一下，我看到母亲正站在不远处的柳树下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头上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我知道她又为了我冒着严寒跑到街上，买来我最喜欢吃的的小笼包。那一刻，我的鼻子酸了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。



“妈不该对你发那么大的脾气，我买了些你最喜欢吃的包子，你拿回班里趁热吃吧。”我走到母亲面前，她语气低沉，倒好像是她犯了错误。

我略带哭腔地对她说：“妈，天冷，您快回去吧。”母亲频频点头，遂转身离去，望着她佝偻的背影，我眼中的热泪终于没有忍住，夺眶而出……

母亲的爱，就氤氲在这样无数个“黎明破晓前”。



■图片故事

路口的手艺人

□刘卫文/图

每当我从巷口那个狭小的平房路过时，总是看见一位清瘦的老人挥动着小锤敲打着马口铁皮。“彭彭，咣咣”，很沉闷的响声传入耳膜，不疾不徐。它和沿街叫卖小贩们的吆喝声夹杂在一起，组成了现代都市一角特有的交响曲。

那天下班后，气温骤降，寒气逼人。我特意在老人的身边逗留了一会儿。那间沿巷口边墙临时搭建的低矮平房是老

人的“蜗居”，顶棚是用石棉瓦搭盖的。站在逼仄的小屋内，不时有冷风钻进来，让人不由得打起了寒噤。老人盖的是一床不太厚的旧棉被，好在他身边总是放着一个蜂窝煤炉，除了在上面烧水和做饭外，炉膛里散发的热量给老人带来了丝丝温暖。

我蹲下身和老人交谈起来。他说自己来自一个偏僻的山乡，这敲马口铁皮的手艺还

是他父亲传下来的。以前，城里人生活上大都很节俭。哪家的铝水壶坏了，铁皮桶掉了底儿都会找他修理。现在的青年人过日子大手大脚，用坏了东西就直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。

这些年，他根据都市人生活的变化，开始学着做拱形凉棚，鱼贩子用来装鱼的水槽，还有铁皮报箱，以及开餐馆用的抽油烟机管道。由于整条街上就他一人做这些活儿，偶尔接到单位定做的蒸饭槽等大宗“生意”时，他觉得浑身是劲儿。一丝不苟地加工完后，机关和学校的人都很慷慨，价给得高。此时，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。

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，乡下有一个儿子，但他和儿媳处不好，只好进城，租了现在的这个小屋，靠手艺养活自己。不过，在这里念大学的孙子倒是挺孝顺，每逢双休日，就会来看他。他现在挣的钱，几乎有一半补贴给了孙子。他笑着说：以后等他有出息了，还指望能享享清福呢！

第二天，我从家里清理了一床旧棉絮和一些生活杂物送给他。接过棉絮时，老人浑浊的双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。他连声说我是好人，许诺我们家要有什么修理的活儿，他免费给做。以后，再从巷口经过时，老人总是颤巍巍站起身，跟我热情地打着招呼，聊家常，我们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“彭彭，咣咣”，敲铁皮的声音里承载着都市巷口老人生命的全部。他孤独地敲着，不知疲惫地敲着，恪守着手艺人的精神。那单调乏味的声音中带有几丝苦涩，但也蕴涵着他对生活抱有的一份希望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